

一頂漁夫帽、一台相機、一雙有力的腿，一頭扎進山林深處。來自湖南隆回的民俗攝影家和民間文化研究者劉啟後，筆名「老後」，用鏡頭和筆記錄下當地瀕臨失傳的民俗文化，全身心投入民俗文化的發掘、搶救、保護、傳承工作中。40多年來，他行程30餘萬公里，先後400多次深入村寨，拍下數萬張影像資料，將深藏湖南隆回縣虎形山瑤族鄉大山中的古老部族——花瑤和部族的獨特文化鮮活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在花瑤，只要提起劉啟後，上到百歲老人，下到學校的孩子，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瑤山裏的人都親切地稱他為「後老師」。在湖南隆回縣虎形山瑤族鄉海拔1,300米左右的崇山峻嶺之中，居住着一個古老部族——花瑤，約有1.2萬至2萬餘人，多年來一直藏於深山無人知。

「真正停下來時候，就是我生命終結的時候。」一語成讖，2021年9月1日，劉啟後因車禍不幸去世，終年78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劉啟後行走瑤山四十年 攝錄古老部族獨特文化



◀ 奔走在瑤山的劉啟後。受訪者供圖

花瑤世界缺先生 深山瑰寶幾人聞？

推鳴哇山歌走出大山

「花瑤在哪裏？花瑤在雲上。花瑤有多美？像花一樣俏。」每年夏季的鄉村文化旅游節在隆回虎形山景區開幕。鮮艷的花瑤盛裝穿起來，快樂的「討僚飯」舞蹈跳起來，天籟般的鳴哇山歌唱起來……

鳴哇山歌，是花瑤的另一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種「高腔山歌」被譽為「民歌中的絕唱」。

為整理山歌多次受傷

劉啟後無意中聽到了這種高亢激情的山歌，立刻就感染了。他意識到如果不保護下來，將會消失在這茫茫大山中。當時已經60多歲的劉啟後和老伴朱春英一起，走村串寨，開始收集整理鳴哇山歌。為了找到那些上了年紀的唱歌人，他和老伴朱春英在一個雨夜來到虎形山草原村，劉啟後一腳踩空，折斷一條肋骨。還有一次，老伴朱春英摔斷了手腕。

陳世達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花瑤鳴哇山歌」傳承人，說到鳴哇山歌一度被當地人嫌棄太老土，而只有劉啟後慧眼識珠，如今80多歲的陳世達就眼眶發紅，他說：「我們都感謝後老師，沒有他

的宣傳和鼓勵，我們的『鳴哇山歌』哪能唱出今天的名堂咯？在他的支持下，我和徒弟去過很多地方表演，還去了國外，看了大世界。」

託人情各地聯繫演出

為了將鳴哇山歌向外界推廣，劉啟後找關係，託人情，聯繫演出。他還親自帶著唱歌人多次到北京、深圳和港澳等地演出，將鳴哇山歌唱到全國各地。「花瑤鳴哇山歌」成功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劉啟後發揮了大作用。

憑着堅韌不拔的精神，劉啟後和老伴已收集記錄整理鳴哇山歌3,000多首，此外，他還採訪了3,000多個高齡老人，為每個老人拍照並建立起影像展覽館，已經在全國各地舉辦6次影展。

人們都說，瑤山是被劉啟後「鬧」起來的。在瑤山「鬧」起來的過程中，他逐漸從記錄者變成研究者，並涉足當地更多文化領域，灘頭年畫、花瑤挑花、鳴哇山歌、灘頭手抄紙技術、木偶戲……直到突然離世前，劉啟後還在全心地深入開展梅山文化的研究和推廣。



▶「花瑤挑花」傳承人奉堂妹和她的作品。受訪者供圖

探尋奇特民族風俗

「花瑤世界缺先生，深山瑰寶幾人聞？」這幅弔詭的輓聯，對劉啟後在整理推廣花瑤文化方面作出的傑出貢獻給予了恰如其分的評價。

劉啟後與瑤山結緣，始於40多年前。

1978年的深秋，愛好攝影的劉啟後第一次走進了瑤山拍攝風景，他意外發現，大山裏的這支少數民族非常特別，僅有萬名人口卻有豐富的文化傳承，女性會挑花，穿着鮮艷的民族服裝，男性會唱獨特的民歌，與其他瑤族的風俗並不相同。劉啟後敏銳意識到，隨着經濟的發展，這支奇特民族的風俗文化如果不保存下來，就會慢慢消失，這無疑是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瑤山的女人們特別愛美，她們的服飾承襲着先祖古老、新奇、繁縟的傳統着裝風格，從頭到腳都是花的世界，光鮮奪目，艷美絕倫。而這些傳統衣飾，都是瑤山女人用自己的巧手親手繡織的。

繡一條做工精美的挑花裙，往往要花上大半年時間。花瑤的女人，一生會有3至5條挑花裙，這些裙子都鎖在「女兒箱」裏，每年的六七月間悄悄取出曬一次，從不示人。這些裙子一生只穿兩次，結婚和死去。而當地風俗，「女兒箱」連丈夫都不能開啟，更遑論別的男人了。

因此，這些精美的花裙都隨着老太的去世而無聲消失，加上隨着當地漢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山外的簡筆畫流傳到山裏後，往昔精美的傳統挑花圖案逐漸消亡。

以誠打開「女兒箱」

為了將這些傳統的裝飾記錄保存下來，起初劉啟後過於心急，見到漂亮的衣物和圖案，舉起相機就要拍照，卻遭到了所有人的拒絕。原來，因為長期封閉和守舊，瑤山的女人對外來人格外警惕與不信任，她們甚至認為照相機「會把人的魂照去」，所以堅決不讓他拍照。有一次，劉啟後看到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奶奶在曬裙子，他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漂亮的裙子，那一刻，他如獲至寶要拍照。老人被嚇着了，喊來了她的家人。家人拿着扁擔，根本不聽劉啟後解釋，攆他走。劉啟後無奈，只好放棄。而更加珍貴的挑花飾品，一般瑤家女人也很少日常穿着，而是鎖在「女兒箱」裏，秘不示人，只有結婚和死亡後，才會隆重穿戴起來。

劉啟後因此面臨一個困境，要真正接觸花瑤挑花精品，必須說服瑤家女人打開「女兒箱」，讓他拍下那些圖案。劉啟後非常焦慮，找到當地瑤族幹部，希望他們能夠給予協助，但面對傳統的習俗，當地幹部也無能為力。

但劉啟後不言放棄，他乾脆住進山寨，一家一戶勸說。他會買一些小禮物送給她們，然後再磨上幾個小時，幫村民們幹家務、幹農活、砍柴。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他的真誠終於打動了幾位花瑤女性。

奉堂妹13歲時就認識了劉啟後，對其中的過程非常了解。「後老師為了要拍到那些封箱底的挑花裙，對我那些阿媽阿嬸們『死纏爛打』許多年，最終，花瑤女人們打開了她們秘而不宣的『女兒箱』。」奉堂妹說。

如今已50多歲的奉堂妹，是「花瑤挑花」的優秀傳承人，還帶了許多徒弟。她介紹，多虧幾十年來後老師的不懈努力，勸說瑤山婦女們把自家的挑花裙借給他拍照，他收集了2,000多種傳統挑花圖案，為每一件圖樣拍照，整理出版了《花瑤女兒箱》《神秘的花瑤》等多部書籍，向世界推廣花瑤，「花瑤挑花」也成功申報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花瑤趕集。受訪者供圖



▼劉啟後（右一）與花瑤村民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衣着艷麗的花瑤女。受訪者供圖

「沒有人比他更了解花瑤」



●劉啟後與著名作家馮驥才（左）交流。受訪者供圖



●花瑤婚俗。受訪者供圖

特稿

「每每回鄉謁青山，青山問我幾時回；我問青山何時老？青山不老我不回！」這是劉啟後下鄉考察時信手得來的

抒懷。9月1日，正在上班的女兒劉丹接到妹妹的電話：爸爸出事了，你趕緊來醫院。劉丹趕到醫院時，見母親泣不成聲，妹妹則背着父親常年工作使用的背包不停走動。劉丹不用想也知道背包裏的東西：相機、臨時記錄本、筆記本以及通訊錄。

劉丹說：「最後一次見父親，是在中元節。父親說到想用鏡頭記錄下瑤山鄉村振興的瞬間。」

女兒劉丹也說：父親了解花瑤文化的魅力，他幫助花瑤樹立了傳統文化品牌，幫助花瑤人找到了可持續發展的路徑，更幫助花瑤人找到了文化自信。

曾一年到瑤山26趟

退休後劉啟後住在長沙。從長沙到瑤山，往返一趟是800公里。「這些年來來回回兩地跑，最瘋的那一年，跑了26

趟。」劉啟後的老伴朱春英說。通過劉啟後的鏡頭、筆端，頻頻在國內外各大報刊亮相，多年來他累計發表的民俗題材組稿就達800餘個專版；全國多家電視台找到劉啟後來瑤山拍攝；連英國BBC的著名製片人麥克也來了，還邀請劉啟後擔任他的民俗顧問；央視國際頻道《發現之旅》欄目也邀劉啟後做民俗顧問。

劉啟後還不失時機地把隆回民俗文化推向聯合國。先後五次應邀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民俗攝影理論研討會」，每次去聯合國開會，他總要帶着「花瑤挑花」、「鳴哇山歌」、「灘頭年畫」三樣文化遺產贈送給國際友人，國外友人如獲至寶，讚歎不已。

每當外來者到瑤山了解花瑤文化，當地瑤民都會說：「你們去找後老師咯，他都知道，沒人比他更懂花瑤，沒人比他更了解花瑤的文化。」

原中國文聯副主席、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馮驥才說：記錄了一個民族，書寫了一個時代，老後是黃土地真正默默的堅守者。